



黑黑和白白

本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黑 黑 和 白 白

本 社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五篇故事。“黑黑和白白”描寫一對姊妹，姊姊是個奸詐、懶惰的人，妹妹却很善良、勤勞，她和她丈夫在勞動中獲得了財寶，姊姊就用盡各種方法來騙取寶貝。但寶貝在貪心、懶惰人的手裏失了效；最後，姊姊和她丈夫被烈火燒死。“金馬蛋”、“金雞台”、“十里排門山”等篇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勤勞和智慧，諷刺了財主的貪婪無耻。“獵人和狼”批判了麻痹大意的人。

黑 黑 和 白 白

本 社 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○七八號

協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0269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3/18 字數：13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120,000

定價：九分

目 次

黑黑和白白.....	趙雁翼記	1
金馬蛋.....	潘恆祥 張子和記	8
金雞台.....	潘邦慶 張江海記	11
十里排門山.....	陳 俶記	15
獵人和狼.....	常 青 周 詳記	19

黑黑和白白

趙雁翼記

有一個員外，他有兩個女兒：大女兒是親生的，二女兒是拿錢買下的。員外心疼大女兒；從小嬌生慣養，吃的油，穿的綢，住的樓，擦胭脂抹粉，將養的白白胖胖，因此取了個名字叫“白白”。二女兒雖說也叫員外是“爹”，其實只是打雜的丫頭；每天抓柴筐，撈糞筐。離開炕洞上灶火，出了碾道進磨道。烟熏火燎，風吹日晒。頭腦脚手，自然跟不上白白的細發白淨。員外就叫他“黑黑”。

一個享福，一個受苦；一個是“白白”，一個是“黑黑”。不管怎麼樣說吧，兩個閨女可都一樣長大成人了。

這一年，員外出了一道招貼，要給兩個女兒“招女婿”。招貼上寫了一首詩：

“員外家有兩枝花，

要招兩個管花娃，

誰要白花——十兩黃金，

誰要黑花——十年長工。”

這一天，來了兩個青年人，把招貼揭了。頭一個年青人，綢袍緞褂，拉着一匹紅馬。看派頭，不是官家公子，就是財主少爺。員外心裏想：“還是我白白福份大，招上這個好女婿，我死了也有人頂門立戶了。”第二個年青人，粗布衣裳，領着一只又高又大的黃狗；原來他是個羊倌。員外心想：“這小伙子結實強壯，幹活下苦，能頂兩個人用。”

員外的話“金山配銀山，寒山配雪山”。於是，那個闊少爺和白白，這個放羊倌和黑黑，就配成兩對小夫妻了。

這一家子，多靠了黑黑兩口子，東山日頭背到西山，手心裏起皮，眉毛上淌汗，踏踏實實種莊稼下苦。光景越過越好了。

又過了幾年，員外死了。

白白怕黑黑將後爭家產，就和她男人背地裏打排定計，要攆他們出去。

“妹妹啊！”這一天白白對黑黑說：“雖說你不是我爹親生的，可是你從小兒就在我家長大成人。我們就和親姐妹一樣。如今爹死了，由姐姐作主，分給你們些田地座落，獨立門戶，好好成家立業過日子去吧。”

她男人又說：“南山坡上有咱家三石荒地，開出來能長好莊稼。你們都是能下苦的好把式，十拿九穩，一定發財。”

白白說：“那地邊上還有一眼窖洞，也就給了妹妹吧。”

男人又說：“窖洞那東西可是寶貴，住進去冬暖夏涼，比咱這樓房瓦舍還美氣呢！”

白白接着說：“要想再給妹妹分個性口，唉！只怨我爹活的時候，沒給咱餵養下。只有你姐夫的一匹馬，你知道他體子弱，走到那裏還指着搭腿呢！”

男人又接着說：“咱們當初招女婿進門的時候，我拉一匹馬，妹夫領一條狗，我看還是‘物歸原主’。那黃狗可在咱家吃肥了，怕真能頂一條牛犂地呢！”

白白和她男人，一唱一和，人情話說下了一大灘。黑黑兩口子，都是本份莊稼人，明明知道這不過是虛情假意，可也不願意費口舌爭執，就都應承了。第二天，他們拿了幾件隨手應用的傢伙，領了黃狗，搬到南山坡窖洞裏來了。

這三石荒地，不知荒了幾百年；野草長了半人深，滿地堆着石頭圪塔。黑黑兩口子，起五更，睡半夜，星星指路，月亮照明。全靠四只勤勞的手，割盡了野草，拾掉了石頭，剩下的就得一鍬頭一鍬頭刨了。黑黑說：“我們能有個性口就好了！”丈夫說：“你忘了嗎？人家說咱黃狗能頂一條牛犂地嗎？”

黃狗不會說話。

黑黑說：“黃狗啊！你若會犂地——叫喚三聲；不會——搖搖尾巴。”

“汪！汪！汪！”黃狗叫喚了三聲。

第二天，他們套起黃狗去開荒。好黃狗啊！它拉起犂頭，又快又穩，賽過一頭黃犍牛。過路的人們看見，人人誇獎。

一天犂三斗，三天犂九斗，十天開荒，兩天下種；麥苗

綠，豆花紅，黑黑的莊稼，得了好收成！

“黃狗會犁地！”“南坡抓上長莊稼！”稀罕事人人傳說。我傳你，你傳他，一傳傳到白白家。白白後悔的說：“早知道荒草灘灘能長田，誰能白送它！”她男人也說：“早識透黃狗會犁地，我寧要那‘神狗’，不要這凡馬！”

這兩口子，心眼兒多，商商量量，又定了一計。他們騎了紅馬，來到黑黑家。

“妹妹啊！”白白說：“昨晚來了個狼，咬死了我的兩只羊！”

她男人又緊着說：“妹夫啊！咬死羊還不打緊，單怕吃了你姐的肝花掏了我的心！”

“妹妹家的黃狗跟過羊。”

“借給你姐姐吓幾天狼。”

黑黑兩口子，都是直脾氣，實心眼，就把黃狗借給了。

這個計叫“劉備借荊州”——一借不還。

白白把黃狗騙到手，套起犁頭，拴上韁繩。她們要先試試黃狗的本事，然後去給皇帝進貢。白白說：“黃狗黃狗！你給我犁地，我給你肉吃。”黃狗把眼一瞪，不拉犁。“你不拉犁，我拿鞭子打你！”黃狗把牙一呲，就是不拉。白白生了氣，打了黃狗一鞭子。“汪！汪！汪！”黃狗回頭一口，白白的腿上咬掉了一塊肥肉。白白的男人氣急了，把黃狗吊到樹上，活活吊死了。

黑黑哭着把黃狗的尸首抬回去，埋到房後的菜園裏。

上地想黃狗，回家想黃狗；想起黃狗，眼淚長流！

這年春天，地消草芽發，黃狗的坟上長出了一棵樹苗。黑黑見了歡喜。日日澆水，月月添糞。夏天怕晒着了，搭起涼棚遮太陽；冬天怕凍着了，蓋上麥草擋風雪。苗苗越長越胖，苗苗越長越高；一年生出金枝枝，二年長上玉葉葉，三年開滿金花花，四年結上銀果果。用手一搖，噼啷啷金錢落滿地。

黃狗死了，黑黑家裏，又添了一棵“搖錢樹”。

再說白白兩口子，一個是員外的小姐，一個是財主的少爺，飯到張口，衣到伸手，吃肉不香，穿綢緞不光，一股錢水往外流，出的多，進的少，這幾年把老刻薄鬼留下的一份家當，三拳兩腳給踢打光了。一聽說黑黑家裏長出了一棵搖錢樹，又氣恨，又眼紅。只恨財神爺心偏，搖錢樹爲啥不長到自己家裏來。雖然氣恨，人不親錢親。這一天，他們步行來到南坡坨。一看這黑黑的家，窑洞變成了新房子，狗屎灘灘成了大院子；圈裏牛，槽上馬，雞兒鴨子叫喳喳……黑黑兩口子下地剛回來，就請他們到家裏。

“妹妹啊！”白白說：“咱這南坡坨地脈好，你家五谷丰登，六畜興旺，可憐你姐窮的快餓死了！”

“姐姐不要傷心，”黑黑說，“缺米我給米，缺麵我給麵。”

白白男人接上嘴：“不要妹妹米，不要妹妹麵，單借你家搖錢樹搖幾個錢。”

黑黑男人一聽這話，可火啦：“你不說這話我不生氣；借

去我的黃狗，你活活吊死，如今又來想騙咱搖錢樹！”

黑黑連忙勸自家男人說：“樹大錢多，他們能搖多少！”就叫白白他們自個到後面搖去了。

白白兩口子，來到後園，看見那棵金枝玉葉搖錢樹，眼熱心急，恨不得連根拔走。女人說：“來時走的急啦，沒尋上個大口袋，搖下錢可咋辦啊！”男人說：“不要愁，放心使勁搖，搖下幾大堆，咱們借個大車慢慢往回拉。”說着，這兩個貪心鬼就抱住樹使勁搖起來。“嘩！嘩嘩！嘩！嘩嘩！嘩嘩嘩！”搖了半天，把吃奶的力氣都使盡了，樹上連半個麻錢也沒掉下來。“咋搞的！”他們抬頭一看，啊！樹上的金枝玉葉金花

銀果，連影影都不見了，只有幾根乾桠杈，半天裏亂扎着。這可把兩個搖錢的氣胡塗了。那男人瞅見牆跟前立着一把鏟頭，撈過來照樹根狠狠的幾下，就把這麼好一棵寶貝樹刨倒了！

幹了壞事惹下禍，怕給黑黑兩口子知道，白白夫婦倆早翻牆跑了。

樹倒了，根斷了，再多心疼，也長不到原地方了。黑黑手勤心巧，就把這棵樹刮皮皮、削枝枝，截短，砍光，做了一根光光滑滑、圓溜溜的棒槌。這棒槌又是一件寶。黑黑洗衣



裳使換它，破布一捶，成了好布；舊衣一捶，成了新衣。黑黑男人說：“咱這個物件，可要收藏好，怎麼也不能再上壞人的當了。”

“瘦狗鼻子尖，”沒想到白白又聽見了風聲，尋上門來。他們這回可歪啦，索性翻了狗臉，死耍賴皮，口口聲聲，硬要那“捶舊變新”的洗衣棒槌。那女人說：“你們自小吃咱家飯，穿咱家衣……如今翎毛乾了，翅膀硬了，就認不得恩人了！”那男人說：“你們種的誰家地？住的誰家屋？好好交出棒槌還罷，不然，一張稟帖進衙門，咱們去老爺的大堂上講個道理！”黑黑男人氣的儘要跟他們打架。黑黑擋住說：“人沒臉，驢臥趂，咱和人家纏不過。人要靠力氣吃飯，咱沒這棒槌也活人，”就取出那物件給了白白了。

白白強鼓硬鑿，訛來了洗衣棒槌，兩個人盤算着把家裏的破衣爛布，都捶成新衣服、好料子，搬到城裏開它一個“衣帽布匹店”。盤算的倒不錯，就是這物件古怪，到他們手裏便不靈驗了——新衣裳一捶，倒成了舊衣裳，舊衣裳一捶成了破衣裳；破衣裳再一捶，一塊一塊的，都變成碎布片片了。男人氣的翻眼睛，婆姨氣的肚子疼。心一狠，就把棒槌塞到火爐子裏了。棒槌在火裏燒着了，呼呼呼的冒着火。火焰越燒越大，火焰越冒越高，這火焰也像生了氣，一條火龍一樣，滿院子亂竄，轉眼間把這四面的房屋都燒着了。那白白和她的男人，想跑沒路，就連房子一齊燒成一堆黑灰了。

金馬蛋

潘恒祥 張子和記

從前有一個地主，姓周，外號叫周二閻王。他是個貪得無厭的傢伙，見財不要命。左近幾個屯的農民大半都是給他做長工，租種他的土地的。每年春天他借出糧食，到秋天加倍收還。還不上，那就本滾利，利滾本，有一點田地的人家被逼得傾家蕩產，無田地的人家就得賣兒賣女。有一年，天大旱，莊稼顆粒不收，農民們受了一年苦，到頭來錢沒錢，糧沒糧，還得挨餓。可是，周二閻王家却存着幾十年的陳糧，大囤滿小囤流的，他不但不肯借出一粒米，而且還打發狗腿子到處討租子要帳，逼着農民賣房子賣地，賣兒賣女。

負債的農民中間有一個叫李老三的，就和大伙核計了一個辦法，想調弄周二閻王。他先找了個鴨蛋圓形的大西瓜，在外皮上沾了一層金粉。又讓大伙湊足了他欠周二閻王的錢，又借了一匹高頭大馬，一套好衣服。他把自己打扮成挺闊氣的樣子，騎着馬，帶着錢，來到周二閻王家裏。向周二閻王說：“我特意到府上來拜望拜望，在咱地面上就咱們兩家財主，以後有個大事小情的，要互相照應着點。順便，我還把欠你的那點錢帶來了。”周二閻王看到李老三穿戴整齊，聽他講話也挺神氣，不敢怠慢，就把他請到上房，一邊敬茶敬烟，當貴客招待，一邊就問起他怎麼發的財——他是想問出

這個秘密來，自己好照樣發一筆大財。

李老三這時就把早已編好的一套話說開了：“我今年運氣可真不錯！前幾天到南山打柴，遇上一個白鬍子老頭，他一見我就說：‘你有點福氣，我指點你吧，打這奔東南，有一片放金光的地方，那裏有一對金馬蛋。那是仙人之寶啊。你找人擣着孵它七七四十九天，就能生出個金馬駒。這金馬駒，夜走八千，日行萬里，拉金尿銀，你快去拿吧。’說完，老頭不見了。我就照他指的方向往前走啊。不一會，就到了一個金光耀眼的地方。一找正對，兩個圓滾滾的東西一閃一閃的放着金光。我小心的把它抱起來就走。回到家裏我賣了一個，這才買房買地，買車拴馬……”

周二閻王早已聽得滿口流涎，這時一聽說賣了一個，自言自語的說：“可惜，可惜呀！”想到還剩一個，心裏樂了，連忙吩咐家人預備酒飯。

一會，菜上來了，周二閻王又勸酒又給李老三夾菜，稱兄道弟的，那股親熱勁就別提了。喝了幾杯酒以後，周二閻王對着李老三說：“把那個金馬蛋賣給我吧！”

李老三裝着爲難的樣子說：“這個——我不能賣呀！”

周二閻王央求說：“賣給我吧，要多少錢給多少錢。”

李老三先是搖頭，一會又是猶疑。最後好像很勉強地說：“唉，就你老人家說了，五十石糧賣給你吧，若是別人我可不能賣呀！”

周二閻王可樂壞了，他怕李老三變卦，忙催他說：“李大

兄弟，你快回去，套車來拉糧，可別忘了把金馬蛋帶來！”

李老三回去和村裏人趕來十輛大車。把那塗金粉的大西瓜也送來了。周二閻王一見這個“金馬蛋”，金乎乎的光芒四射，歡喜得嘴都合不上了。忙把它抱到炕頭上，吩咐他老婆躺下摟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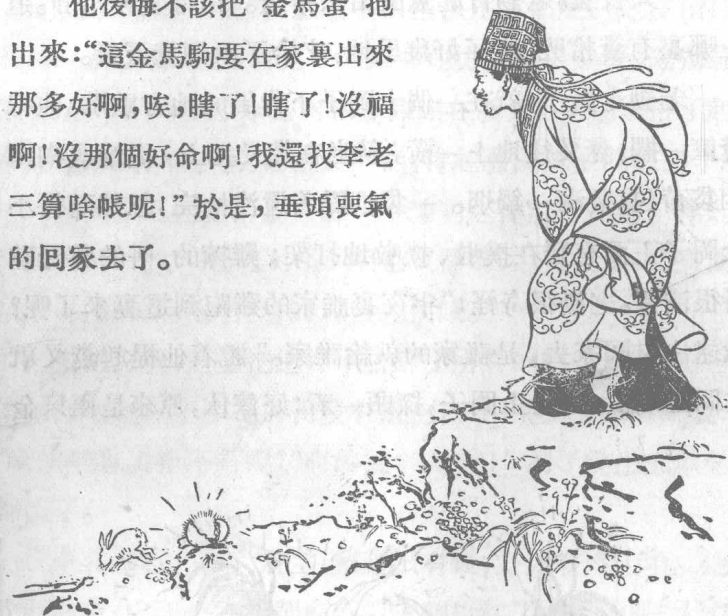
先不提李老三怎樣領着村裏人把糧食拉回村裏，給大伙分了，全村鄉親都不挨餓了，心中好不快樂。

却說周二閻王一天一天的盼，好容易盼到七七四十九天，可是不見金馬駒出來，心中好不着急。勉強耐着性子又等了五天，還不見金馬駒啥樣。這回他可真急了，知道是受騙了，去找李老三算帳。他抱着“金馬蛋”就出發了。

到李老三那裏得爬一座山，周二閻王肥頭胖腦，剛爬到半山腰就累得渾身是汗，爬也爬不動了。他把“金馬蛋”放在路邊想歇息一會。沒想到一放手，“金馬蛋”幾里骨碌順着山坡就往下滾，周二閻王站起來就蹣，蛋往下坡滾，越滾越快，他蹣呀，蹣呀，累得呼嗤呼嗤直喘氣也蹣不上。“金馬蛋”滾着滾着，忽然碰到一塊尖石頭上扎破了，紅湯子直淌——大家想想，一個西瓜讓周二閻王老婆摟了五十多天還有不洩湯的！周二閻王一見當是流血了，尋思準有金馬駒出來，他瞪着眼睛直盯着金馬蛋滾下去的方向往山下蹣，又高興又着急，心卜登卜登直跳。事又湊巧，一只兔子正吃草，看見這個圓古隆冬的東西向它滾過來，吓得它“次婁”一聲像箭似的跑開了。

周二閻王急得頭昏眼花，光看見個影子，這回更信以為真，失望的說：“唉，金馬駒，真是寶物啊，剛出蛋殼就跑得這麼快。要養大了，該多快呀！”

他後悔不該把“金馬蛋”抱出來：“這金馬駒要在家裏出來那多好啊，唉，瞎了！瞎了！沒福啊！沒那個好命啊！我還找李老三算啥帳呢！”於是，垂頭喪氣的回家去了。



金雞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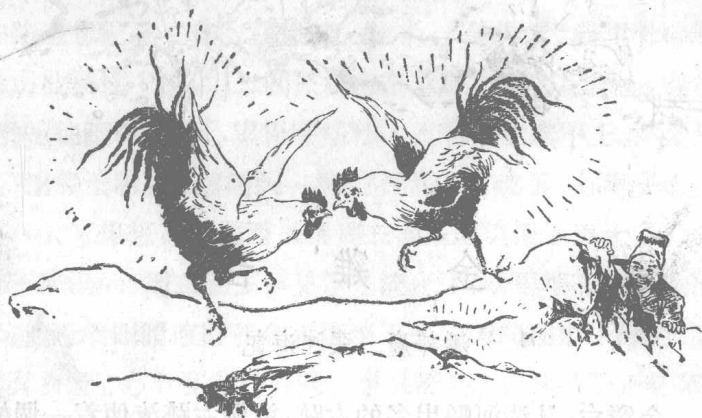
潘邦慶 張江海記

金雞台，是清河縣出名的古跡，這個古跡流傳着一個故事：傳說在許多年前，這帶村莊裏有一個老漢名叫老勤，家

裏就是他和老伴兩口子過日子，老伴整天紡棉花，老勤每天起早落晚地拾糞。兩人雖然勤勞，可是日子過的並不強，時常要挨餓。

一天夜裏，老勤背起糞筐出去拾糞。田野裏非常靜。道上哪裏有糞拾呢，走了好幾里地，才拾了兩個糞蛋蛋。

老勤走累了，就在一個土岡子下背風的地方歇歇。他把糞筐一擱，糞叉往地上一橫，就坐在糞叉把上，從懷裏掏出烟袋荷包，裝滿一鍋烟。一袋烟點着還沒抽完，忽然聽得小土岡子上面有雞在撲啦、撲啦地打架；雞擰的、叫的聲音聽得很清楚。老勤很奇怪：“半夜裏誰家的雞跑到這裏來了呢？我逮住它回家去，是誰家的就給誰家。”說着他提起糞叉就往岡上走去，剛走上岡子，探頭一看：好傢伙，原來是兩只金



雞！那兩隻雞身上閃着金光，正在鬥哩。老勤心裏說：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嗨，抓住它再說。奇怪，他剛邁步上前去抓，兩隻雞嘎嘎地飛走了，後邊留下兩道金光。他看着飛走的兩隻金雞，心裏很懊悔，怎麼不快些抓住它們呢。他沒精打采地往前走着，忽然看見在鬥雞的地方閃耀着金光，老勤急忙上前一看，啊！原來是兩根金雞翎在發光，他趕忙拾了起來，喜歡地合不上嘴，往懷裏一揣，背起糞筐急忙回家去了。

回到家裏他把拾金一五一十地對老伴說了一遍。他老伴聽了笑着說：“這可好啦！咱也買個鋤頭，買張犁，並買幾畝地，好好種莊稼吧，省的以後再挨餓。”

天明以後，老勤把這件事告訴了所有的窮鄉親們。這一帶的人家裏差不多都窮得沒有飯吃，聽了他這話，有的說：“晚上咱也去拾不行嗎？”有的說：“試試！”到了晚上大伙兒都去了。

東莊裏有一個大財主，家裏很有錢，好地有幾十頃。他愛財如命，成天想法剝削窮人。人們給起了個綽號叫“大老財”。他一聽到這個消息，愛財的心就上來了，回到家就召集看家的狗腿子，把準備去金雞台的事告訴了他們。大老財說完大喊道：“馬來！立刻出發，各人帶着各人捕打的傢伙。”說完就有一個伙計牽過一匹大白馬來，大老財翻身上了馬，領着狗腿子們就一直奔向金雞台去了。

太陽快下山的時候，大老財趕到了金雞台。他一見有許多人在那裏等着拾金雞翎，早氣壞了，溜下馬來，把鬍子一